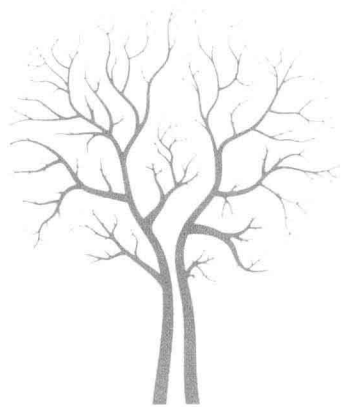


为了记住的纪念

——孙之俊纪念文集

孙燕华 等著

學苑出版社



为了记住的纪念

——孙之俊纪念文集

孙燕华 等著

學苑出版社

主 编： 孙燕华 武冀平

副 主 编： 冯大彪 李 燕 沈念乐 明连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闪 于 森 冯大彪 刘光勋 孙燕华 孙蒲远
李爱莲 李玉荣 沈念乐 张立一 明连生 孟庆堂
武冀平 夏冬雪 夏培卓 翟元凯

封面题字： 冯大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记住的纪念：孙之俊纪念文集 / 孙燕华等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077-4148-3

I. ①为… II. ①孙… III. ①孙之俊（1907~1966）
—纪念文集 IV. ①K825.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8532号

责任编辑：洪文雄

装帧设计：张一哲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印 刷 厂：北京彩蝶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00×1000 1/16

印 张：29.5

字 数：554千字

版 次：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8.00元

目 录

为了记住的纪念（代前言）	孙燕华 1
--------------------	-------

学者篇·评

引 诗	武冀平 24
一棵被砍倒的大树——记孙之俊和他的漫画	舒 乙 25
还历史之公道——《孙之俊漫画全集》出版感言	李 燕 28
《中国漫画史话》（节选）	毕克官 31
忆七七前夕北平的一次漫画展	张启仁 35
读孙之俊先生漫画——一位漫画家的百年波澜	李 松 39
漫画先驱孙之俊	李树声 42
起于北平的漫画先驱——纪念孙之俊先生诞辰 100 周年	刘曦林 46
漫画前辈孙之俊	李滨声 48
读孙之俊先生漫画	李 楯 51
我不识君妄作评	常振国 59
魂兮归来	晓 芙 62
《思想·手迹·足迹》为我们留下的启示	张卫东 65
是是非非说武训	邢培华 邢 莉 72
画家笔下的游记——读漫画家孙之俊《紫荆关游记》	李爱莲 寿阳仁 81

亲故篇·忆

引 诗	武冀平	86
我在做地下工作时的战斗生活（摘选）	丁 冷	87
初进北平	孙 静	90
忆孙之俊先生	于东海	92
为了明天，我们也说几句	于令仪 于令红	96
画缘琴梦录（节选）	穆家麒	98
忆孙兄	阎少青	110
怀念我的孙舅舅	姜化善	114
大伯父的几件小事	孙新华 刘金林	118
我的生命是为了导人向善	李欣磬	122
孙伯父百年诞辰祭	李景屏	129
大爱无言——忆孙伯母丁阶青	李景屏 李爱华	147
心包太虚——忆塑造我人格的孙大妈（丁阶青）	杨 彬	152
怀念孙伯伯	郑秀岩	157
找回失去的记忆	赵 洁	159
一张珍藏四十多年的相片	陈春卿	162
孙老师的二三事	孟宗五	163
孙之俊，一棵被砍倒的大树	武宝智	165

学子篇·赞

引 诗	武冀平	170
北有孙之俊	陈四益	171
怀念之俊师	毛志成	175
缅怀恩师——孙之俊先生	李荣光 李荣增	177

恩师孙之俊先生与《骆驼祥子画传》	刘光勋	180
一份童心忆恩师	祝锡勇	183
优秀的老师影响学生一生	孙蒲远	185
和孙之俊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王庆生	189
影响至深的老师	徐绪标	192
教泽宏深 音容永存——记美术教育家孙信老师二三事	侯刚	194
四姐妹漫话孙信教音乐	梅洁予 梁秀文 孙大芳 孟玉茹	197
终生最难忘的一次谈话	赵广智	201
大师小事	沈念乐	209
师道匠心	张其贵	213
不应被时代遗忘的画家	冯大彪	217
执教遗珍——董晓山忆往	小石	226
跟随老师学画的日子	于森	230
我崇敬的老师孙信	刘炜	232
恩师孙信	李其震	234
难忘那已逝的往事	翟元凯	236
教我如何不想他——孙老师	武冀平	238
一件小事——怀念孙信先生	杜保安	243
导人为善的好老师——忆孙信先生	张立德	244
悼恩师循遗教	张之琴	248
一方白手帕 飘舞几十年	刘敏	250
老师是我的榜样	殷淑玲	251
老师伴奏 我唱坠子	刘桂珍	253
远方的思念	张秋香	255
师生铸深情艺坛苦耘耕——画家孟庆堂谈受业孙之俊的艺术之路	武冀平	257
为我改诗的孙老师	秦大经	264
角儿就是角儿	聂续翰	269

沉甸甸的光辉·····	夏培卓	273
孙先生永远活在我心中·····	冯颖铎	276
从看小人书知道了孙老师·····	窦 枫	278
追念我的美术老师·····	彭志蕴	280
本该是愉悦的回忆、笑谈的往事·····	孙精武	282
我心目中的孙老师·····	李 琴	285
师之楷模·····	李 蓉	287
传承是我们的责任·····	明连生	289
深深的怀念·····	陈长智 林庆萍	292
五十年前的一天下午 3 点 20 分·····	尤淑香	294
烛光永照——记恩师孙信·····	张建国	296
附：来信四封		
难以忘怀的孙之俊先生·····	刘光勋	298
吾师孙信·····	周世宝	300
难忘往事·····	苏绍嘉	301
远方来信·····	黄若雯	302

孙之俊作品选

速写遗珍（摘选）·····	304
漫画回眸（摘选）·····	323
单幅漫画·····	324
连续漫画·····	353
色彩瞬间（仅存）·····	365
水彩作品·····	365
连环画缘（摘选）·····	370
连环画封面·····	372

执着画武训 横招飞祸·····	375
钟情于京味 三画“傻骆驼”·····	382
文如其人（摘选）·····	387

岁月影像

我的爸爸妈妈·····	402
难忘曾经有过的温馨·····	408
一生革命的丁冷姨·····	415
关心我的大姐和姐夫·····	420
纪念孙之俊先生诞辰百周年作品回顾展·····	425
往事并不如烟·····	430
前为古人 后为来者·····	433
别无旁鹜 继续前进·····	436

附录

孙之俊先生简介·····	438
孙之俊先生年表·····	440
漫画作品一览表·····	446
旧文重刊·····	449
三十年代北京漫画界（节选）·····	孔 飞 449
现代艺术家孙之俊·····	侯少君 449
现代艺人志——孙之俊·····	紫荆花馆主 451

后记·····	孙燕华 455
---------	---------



为了记住的纪念

(代前言)

孙燕华

这是一本纪念文集，是多位作者追忆自己曾接触过的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孙之俊先生。

作为他的女儿，我只与父亲共同生活了二十一年，今年是他诞辰105周年。二十一年近距离的生活留给我的是具体实在、鲜活生动的记忆；而四十五年阴阳两界渺渺茫茫的思念，却让我从历史的、社会的、客观的角度冷静地理解了他。这种理解是从他的画作和文章中得到的，特别是近些年对父亲漫画作品的梳理。

行为与艺术

我家的院子位于北京现在复兴门立交桥的东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位置。那里原有几条胡同：嘉祥里、坑（读“炕”）眼井儿、柳树井儿等等。柳树井丙5号，后来改为23号的院就是我的家。大约在1942年，父亲买了这里的四分空地，自己盖了这个院子，用母亲的话说，燕子啄泥般的搭了个窝。院子正南正北，四四方方，白墙青裙，朴素整洁。虽说是灰平台的屋顶，但因为屋顶四周高起的女儿墙和设计成陡砖的门窗上下沿，显得十分疏朗且有些洋气，所以我家的房契上写的是“西式灰平台”。因为只有北房和南房，院子显得很宽敞，东西两侧种了很多的树，有丁香、海棠、樱桃、山桃、枣树、桑树、柳树和槐树，再加上应时当令的花草，从春到秋花香不断，浓荫密布，十分惬意。蝴蝶、蜻蜓、萤火虫……给我们的院子平添了几分诗意和乐趣。条砖铺成的甬路组成了很大的一个“工”字，顺着南北墙沿儿将院内有土的部分分割成东西两块。铺甬路用的是极普通的灰条砖，但是因为父亲设计了非常有特色的几何纹样，所以显得很突出。记得小时候，大雨过后，我站在中间的甬路上，看着东西两边院内的积水，映着蓝天白

云，纷纷过墙而来的蝴蝶，想起了杨柳青年画上的景致，不止一次地恳求父亲修两个小凉亭，仿佛我也可以走进画里似的。满足不了我的奢望，父亲就给我买了一只小乌龟，平日在罐里养着。只要一下雨，我就赶着它从院北头爬到院南头而且嘴里还喊着：“下雨喽，冒泡喽，王八戴个草帽喽！”反正乌龟和王八也差不多……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温馨，整洁疏朗，凝聚着主人的心血，显示着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一丝不苟、干净利落是他一贯的作风，严格的唯美是他永远的追求。

有一年夏天，一阵暴风雨过后，院内靠东墙的一棵榆树倒了。雨刚停，父亲立刻拿着斧锯去收拾那棵树。我和小伙伴们也高高兴兴地跑过去帮忙。他让我们把带着许多叶子的枝子撇下来，收集到一块儿，拽到院外垃圾站去。刚刚下过雨的院子，凉爽清新，几只蜻蜓飞来飞去，所有的花草树木都在夕阳下闪着水光。我们一趟趟连说带笑地把碎枝子拖到院外，因为叶子很湿，枝枝杈杈的，刮蹭得脸上身上都是水，有的树叶还贴到脸上、胳膊上，但是我们干得特别起劲，还互相取笑着。此时我突然发现，父亲已经连砍带锯地把大榆树截成了大大小小的十多段。我好奇的问他干什么？他一边干着一边跟我说，“你看着啊，我给你搭个俄罗斯式的篱笆！”

俄罗斯式的篱笆什么样子啊？我期待着。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在院里干上了。他用截成两段的一米多长的粗树干一根顶住南边院墙，一根顶在影壁墙的东边，斜插着。两根主干固定到两墙之后，又挑了一根最长的大树枝固定在上面，成为篱笆墙的上沿儿，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再用铅丝给牢稳，大大小小的枝杈被他错落有致地编插在这几根主干之间，一个颇具风格的篱笆墙就初见模样了。此时影壁的东头和南墙之间被封闭了，我们觉得很新鲜，跑来跑去地从缝隙中互相扒望。因为这些枝干都没有经过加工，保留着它们歪歪斜斜的基本形态，再加上粗糙的榆树皮斑驳肌理，真是别有一番沧桑的情调，非常像电影《静静的顿河》镜头中表现的那种感觉。见景生情，我觉得自己也进入了俄罗斯电影的情境，顿时平添了许多联想：歌曲的旋律，集体农庄的场景，乡村女教师……童话和苏联小说中的人物：娜达莎、卡秋莎……涌现在眼前，兴奋不已。事后，我找出一件当时流行的苏式背带裙，还特地找了个小草帽戴上，拍了一张我想像的俄罗斯童话中的小姑娘的照片……

现在回想着，那正是父亲沉浸在创作《哈哈镜王国历险记》、《鼓手的命运》、《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连环画的五十年代。他搜集了许多俄罗斯、苏联时期的



小说、电影资料和画集，尤其是苏联画报。当然这些书籍也成了我的读物。这棵风雨中被刮倒了的大榆树给了他灵感，一个颇为质朴极具特色的篱笆就在他手下完成了。

小的时候翻着相册，看到一张照片，是在大修景山公园的五个亭子时照的。父亲登上脚手架，爬到山顶上最高的那座亭子的顶上，而且还登上了亭子顶上的宝顶——那个圆圆的装饰物上，这在当时可能是城墙内最高的地方。为了写准确，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景山上的五个亭子第一次大修是在1947年9月25日完成。由此推断，父亲的那张照片应该是在1947年9月以前照的。

那可是龙脉的制高点啊，可能除了当时的工匠，是没有人能上去去照相的！

父亲的心情为什么会那么好呢？

我又查了一下年表，父亲为保姨姨丁冷和大姐孙静出狱从1945年底被捕判刑坐牢，刑期为一年零四个月，应该是1947年上半年被释放。终于自由了！又可以画自己的画了！中共城工部的地下工作者又和父母联系上了！他能不高兴吗？！

造一个俄罗斯式的篱笆，和站在景山的最高点上照相，这种做法可以称做为当时的“行为艺术”了，与现在的时尚不同的是，他的这些“行为”所形成的艺术效果里面蕴含着深沉的思想和浪漫的情怀。

父亲的爱好非常多，体育运动中他最喜欢的是滑冰、游泳和跳水。从他的漫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父亲还获得过北平市花样滑冰的季军。家中存有许多他在滑冰时的照片，身手的矫健、情绪的饱满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其中一张是和一位留着胡子的老者一起照的。父亲告诉我，这就是给慈禧表演滑冰的那位能手。

游泳是他的强项，但他似乎更爱高台跳水，直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还在冬季到什刹海游泳馆去跳水。我记得，每次他要去跳水的时候，母亲总是叮嘱“不是年轻人啦，不要再跳高台了！”然而，每次回来他仍会说，跳了几次三米的……

父亲对什么都要求的非常严格，不但游泳，滑冰的姿势更要标准、要优美，而且“行头”也决不凑合，比如他的冰鞋，每次用完一定要擦拭干净不说，还要及时处理好冰刀，以备下次使用时方便。小时候，我经常蹲在旁边看他磨冰刀，他一边磨一边告诉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他似乎把生活中的任何行为都要做到精致且要艺术化。

父亲很时髦。我们在吼虹画社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的风格，在这张照片中，

穿西装的都是画西画的，穿长衫的都是画国画的。《北洋画报》（1934年6月26日星期二第1106期）刊登的父亲照片就是他当时的样子。父亲不但会开摩托车，而且会开汽车，可是他一辈子也没开上自己的车。

父亲的漫画作品中有许多表现跳舞的内容，他画的舞姿十分准确，所以虽然有很大的夸张但仍合理。在整理这些画面时，我仿佛又看到父亲跳踢踏舞的样子。记得有一次我也穿着一双小红皮鞋跟着他跳，可我的皮鞋又小又软总是出不来那种悦耳的有节奏的声响，十分懊恼，只好鼓着嘴站在一边看着他跳。父亲越跳越得意，还打着榧子，那时我也就五六岁，实在忍不住了就冲上去，非不让他再跳了。

在他们那一辈人里父亲有点洋派，但他内心却十分传统。他会弹钢琴、拉手风琴，但他更钟爱的是民乐和戏曲。我家有个留声机，有许多高亭公司、百代公司的老唱片，虽然也有周旋等明星们唱的歌，但是大部分是京剧唱片，而且老生居多，梅兰芳的也不少，还有如夏山楼主、雪艳琴等人的唱片，稍大一点后，放唱片就成我的“专利”了。他告诉我决不能用手指碰到唱片的面。我按照他的要求轻轻地从封套里取出唱片，平平稳稳的放在转盘上，小心地放下机头，然后就听到“高亭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打渔杀家’……”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模仿梅兰芳先生那句“忽听门外有人声，想必爹爹转回程……”至于《碰碑》、《甘露寺》等都是经常听的。

父亲不但喜欢听而且喜欢唱，再加上他精通胡琴、二胡、笛子、箫、三弦等乐器，经常是自拉自唱，在这种气氛里，我听也听会了许多唱段。有一次在翻相册时，发现了一张《四郎探母》中“坐宫”的剧照，我惊喜地说：“爸爸，这铁镜公主不是你演的吗？”再看旁边，丫环是于东海（父亲的老学生）扮演的。随即我问，“这杨四郎是谁呀？”父亲说“是吕正操！”“呦，他还会唱京戏呢？！”父亲说，当时他在易县河北省立八中教课，吕正操先生驻军在易县，就这样熟悉起来，他们都爱唱京戏就在一起排演了这出戏！

父亲的扮相极佳，身材又好，很有点专业的感觉。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家收藏着一本梅兰芳先生赠与的唱段曲谱，瓷青的封面，线装形式，两边翻看。我只记得一面是简谱，一面是五线谱，谱曲人是刘天华先生。

父亲不但自己爱好，而且还把他的这种爱好带到课堂上去。因为他常常是同时兼着美术和音乐课。他的老学生刘光勋先生、祝锡勇先生和徐续标先生都有这方面的回忆。父亲的言行留在幼小的孩童们心里的是一颗颗美的种子。

父亲的唯美是一贯的，而且是不怕辛劳的。他的自行车经常要大拆、大擦、



上油、组装……我就蹲在旁边帮他捡个滚珠，找个扳子什么的，所以从小我就知道自行车各部位的名称。他会用上半天的时间认真专注地完成这件“工程”。待他全部重新组装完之后，就把自行车支在院子最当中，而且还要把车把和车身的角度调整到最佳，此时他会前后左右地欣赏，看看还有什么没收拾好的地方。那正是侯宝林先生说相声《夜行记》的时候，但是他决不会因为挂纸灯笼骑车而烧着袖子，因为他先用得是一个黑色的电池灯，后来装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摩电灯，可时髦了。

父亲经常画油画，但是我们家却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他自己有件工作服，擦笔的纸是决不会乱丢的，油画板上的颜色位置按照他的习惯安排得井然有序，决不多挤颜色，用多少挤多少。各种颜色的搭配关系他已经太熟习了，所以从不浪费颜色。他最擅长的是早期英国派的水彩。看他画水彩也是一种享受，干净利落，用色既丰富，又透明。他画的《蒲包里苹果》、《瓶子里的芍药花》、《西红柿》、《北海的游船码头》等等，至今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美术界开始做油画民族化的探讨，父亲虽然没有资格去参与讨论但他也在实践。我记得父亲用了不少时间，画了一张非常典雅的大油画《林黛玉》，后来因为家里空间不够大，他就乘公交车带到学校去了。一路上售票员、乘客们纷纷赞赏评价。父亲回来后特别高兴，说：“还真有懂行的。”他以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为题材画了一幅很精彩的水粉，可惜这张画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十分感谢北师学生梁兴华先生，他把当年拍照的120底片给了我，虽然不清晰，但可以大概看出个模样来。父亲把《琵琶行》全诗用正楷抄写在一个扇子上，两面，刚好安排满，黑扇底白字，严严整整，每次用它扇风时我都要背一遍，所以这首长诗至今没忘。

父亲给我画过两张肖像，一张是在我六岁的时候，因为年龄小，坐不住，父亲好不容易哄着我画完五官、头部，就让我把橙红色毛衣脱下来，套在枕头上，深绿色的条绒背带裤里塞了条棉裤，摆成我刚才坐着的样子，重新开始画。我呢，还淘气地扒在父亲的椅背上指指点点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无忧无虑的瞬间！这张画一直挂在父母的卧室，当然现在已是没有了。

另外一张是我十五岁时画的。那一年我上初三，一米七零的个子，同学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仙鹤”，很瘦，腰围仅有一尺八，但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当时我跟父亲说，以后每年拍一张照片，看看到老了的时候，我会变成什么样儿。没想到拍出来以后大家都非常喜欢，父亲没有再让我坐在那里当模特，就以这张照片为参考画了一张油画像。因为我的功课也多了，他只是需要的时候把我叫过

去看一看。我的同学郑秀岩文章中写的就是这张画。看着自己青春的样子我也十分得意。可惜它也不知哪里去了。有时候我常常想请一位油画家以这张照片为参考再画一张，可是又怕画出来不是父亲的那种风格，反而更加失落。1959年庆祝十周年国庆时，我们女八中是文艺大军中的孔雀舞队，从此孔雀舞就成了我们学校的保留节目，至今还有老校友们在跳。那时候刚刚放过《五朵金花》这部电影，女孩子们盘上长辫子都挺像模像样的，于是我又跑去拍了两张照片，这是我十六岁那年的事儿了。当服装发到我们自己手中后，父亲让我在院中摆了几个姿势，画了好几张速写，完成了一张水粉画的《孔雀舞》，当然这张画也没有了。

父亲生活得既严肃、高雅，又很艺术化，他希望做的每一件事都能达到他的美的标准才行。家里的房子漏了，他自己上房去修，让我帮他打下手。我一趟趟地把和好的灰铲到小桶里，他从房沿拽上去。即使是灰，和的也要均匀净的。他教我怎么择麻刀，告诉我怎么挖个小坑把白灰块倒进去，怎么掌握注水的多少，直到把白灰膏淋得又细又白又软方可。这时再找块砖地，把灰膏舀出来，加上青灰浆和均匀，再撒上摘好的麻刀……反复地和，直到非常柔和匀净才可以使用。父亲边说边做，干净利落，和他画画一样认真。

生石灰让水一浸那种呛鼻子的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是否在此时我就跟修房子结了缘。1967年2月份，我被分配到西城区的二龙路房管所工作，当房屋管理员。转过年来西城房管局改为连队编制，我和许多干部一起下放到各连队劳动，一干就是三年。这期间我又闻到了那淋石灰膏的味道，不同的是父亲教我时是挖个小坑坑，一边干一边玩，不太费劲就学会了，可下放劳动是要真的干活，要挖个很大的坑，把敲碎的大生石灰块扔进去，放好多水闷着，行话叫灰塘，塘比坑儿大多了。每当此时，我仿佛觉得父亲还在身边，我心里问他“看我干得怎么样？”特别想听到父亲的夸奖！至于和泥、抹墙、供当儿、勾墙缝……这些小工应该干的活儿，经过三年的寒暑我也全会了。

竹簾子是北京人夏天必备的，就是再穷的人家也得用它来挡院子的苍蝇。用上几年，编织竹簾的线绳就会磨断，在经常掀簾子的位置，包在左右两边的蓝布也会磨损，临进夏天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打竹簾子的手艺人，走街串巷，或新打或修补的吆喝声。

有一年母亲请一位工匠来修补竹簾子，父亲在旁边看了看，后来我家就再也没有请人修过竹簾子。父亲要干就得干好，而且还要艺术化。他完全按照工匠用的架子做了一个，找了二十多个铜钱作为坠棉线的重物，让我坐在他对面，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向对方翻着铜钱，每翻到头就放一根细细的四方光滑的竹篾



(mǐn)儿，他提醒我，劲儿要使匀，棉线不能拽得太紧或太松，细竹篾一定要放正才能保证簾子的平整。在我掌握之后，簾子已经从底部打到中间了。簾子的上半部分是要加“花儿”的，于是他告诉我，棉线就好比是纸上画的线，要在簾子的面上打出四方连续或二方连续的几何图形，图形打成什么样的，多宽，一定要算计好……就这样我学会了打簾子。当竹簾子挂上以后，我就拉着小伙伴让她们看。我从竹簾子缝里看到他们惊讶的表情，心里甭提多得意了。

有一年暑假，父亲买了很大的一捆小拇指粗细的绳子，那时候没有尼龙绳，都是棉线绳或是麻绳。我又好奇地看他拿着梭子要干什么？只见他用两根绳子固定在两棵树中间，比好长短，用一根短木做个标志就开始用梭子来回编织。开始，我以为他要编渔网，可是网眼儿应该小呀，他留的眼儿几乎10公分长。我问他，他也不说，快到中午了，我终于看出来，他织了一张可以吊在两棵树中间的“吊床”。我在整理父亲的漫画时，看到了他画的这种吊床。记得当年父亲刚把它固定在两树中间，我就急着爬了上去，一边左右摇摆着，一边高兴地大嚷大叫……

我扒在写字台边儿上看他在灯下备课：用纸绳编制成各种各样农村用的筐，削了好几个毛笔帽，备出细细的竹皮，编织农村用的背篓，小巧严谨十分有趣。他教我怎样为新墨烫蜡，教我为胡琴加松香，教我翻绳，教我打手影。有时还像杂技演员那样把鸡毛掸子由手指头尖调到头顶找平衡，这种技巧性的东西我跟父亲学了不少。

所有做的这些活儿，达不到他的审美要求，他是绝不罢休的。父亲要求自己的行为艺术化，他让艺术化成为日常的生活，这就是他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

父亲的这种“行为艺术”一直影响着我，他的追求和心态显现出来的是一种率真、坦诚和纯净。生活中尽可能地欣赏着具有原生态的朴素的美，尽可能的享受制作美的过程。回忆起小时候生长的环境，就能知道我现在仍然“决不凑合”与“事必躬亲”的原因了！

近年来“行为艺术”被广泛地推广和炒作，成为一种光怪陆离的时尚、怪异的追求和华丽的浮躁；血腥的空落和恐惧的无聊，总是让我们不能理解，当然按时下“后××时代”或“另类”等解释，“不理解”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理解”，或是一种“超前的理解”了。但是我想，人类已经保存下来和将要保存下去的优秀创作一定都是有灵魂的，空泛猎奇的东西只能流行一时罢了。

人生与戏剧

真、善、美，是我们一直提倡的，追求的，但是却没有一个具体标准数据可以衡量，要想真的达到更是不易。每一个人都受着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能够超脱、客观、公平地评价一个人和他的作品更是非常的不容易。

文化革命后期，我和公婆一起搬进了落实政策的房子——南沙沟社区，与华君武叔叔住在一个大院儿里。当华叔叔知道我是孙之俊女儿后，对我说：“漫画界应该有你父亲一笔！我让英韬同志跟你联系……”顿时我的心里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感情，因为我并没有向他提出过任何要求，这句话让我终生难忘。

1985年，我的母亲去世，大姐孙静来奔丧。事后，我俩商量整理父亲的材料。我对她说起一件往事。“文革”前，有一次叶浅予先生给全市中等学校的美术教员讲课，父亲也去了（当时在师范学校任教）。见到父亲，叶先生说，“我讲课你还听什么……”由此，想到父亲画的《王先生外传》和“南叶北孙”的说法，我俩商量去见一见叶浅予。经过我的先生李燕联系，我和大姐准时到了他家。

坐在客厅里，王人美女士陪我们说话。我一边和她闲谈，一边打量着这位当年的大明星。不一会儿叶先生从里屋出来，我和大姐赶忙起身做了自我介绍，并请叶先生谈谈对我父亲的了解。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站起身来，直瞪着两只眼睛走过来，用手指着我们说，“王先生是我画的，你们的父亲也来画这是不对的！”此话一出，我和大姐十分愕然，看着他那气愤的表情，真是无言可对！我们对他是抱着对父亲老友之尊敬而来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对父亲这样的看！因为当时我们也不了解情况，所以只好尴尬地告辞了。出了他家大门，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人类能发明文字真是太智慧了！能发明印刷术真是太智慧了！能发明纸张真是太智慧了！如果总是结绳而治，可能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关于王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在此我们以旧报重刊的方式向大家做个客观的介绍：

1936年8月，父亲作为全国第一届漫画展览会的筹备委员到了上海。他写的《上海游记》生动地记述了这次旅行，并且描述了与叶浅予等人的接触和参加的活动（见《上海游记》）。

1937年5月叶浅予到北京，我父亲与他一起筹备发起并组织了7月3日—7月7日的北平漫画展（见《北平漫画展缘起》）。

在1938年10月《王先生外传》发表时父亲特意写上：孙特哥客串。1939年我父亲画的《王先生外传》出版发行一万多册很快售罄。1945年1月23日



王先生外傳

王先生是葉淺予先生創作的連續漫畫的主角，在上海漫畫時期已給了大眾一個深刻的認識，王先生是我們社會裡的一位怪人，他扮演各種角色，

形容出咱們社會的醜態，他能代表羣衆心理，他能提摸世道人心，他不怕指責不怕辱罵，惟其他能赤裸裸表演現代生活，才惹得多數人注意；民國二十



男：「×小姐我教給你這

個求愛的姿勢吧！」

宋小翔作

十六年他在新北京報露了頭，由鄙人和葉先生接力製作，也很熱鬧了一陣，會由新民印書館出了一部王先生外傳，印了一萬冊，不到一個月就賣光了，往好聽說是受人歡迎，往難聽說是讓人家買了來去賣爛紙賺了錢，不管怎麼樣，賣的快到是事實，自從他那一度賣了十段力氣之後一直休息到現在，近來老王這傢伙總在我腦子裡折騰，又要跳上漫畫舞台演兩齣，按他的意思呢是表演一段合乎現時代的新脚本，仍由鄙人來導演，雖然是個老腳色，仍要沿用初上台的老詞，好與不好請諸君上眼，這回是王先生「新」傳。孫特哥三四，一，二三

《王先生外传》 1945年初发表于《三六九画报》

《三六九画报》第560号上父亲又特意对外传写了一段文字说明。

穆家麒先生曾为我提供这样一个细节：1937年叶浅予来北平时，我父亲曾邀他在北平报纸上连续画王先生，叶说，“你画北方的王先生吧，我画南方的王先生……”

待我查完这段史料后，不禁心生疑惑，是叶先生忘了几十年前的事情，还是为了划清与我父亲的界限？不得而知。

当然像我父亲这样在1951年批判《武训画传》后就被边缘化的人，而且“文革”初就已经“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叶先生是在可以讲和没有必要替他讲公道话的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由此我想到关于人性的讨论。

人性的“善与恶”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一个永远讨论不完的话题。前一辈人没弄清楚就走了，后一辈又重新讨论。近年来现代科技发展很迅速，